
太 愚著

紅樓夢人物論

本書據國際文化服務社1948年版影印

目錄

一	花襲人論	一
二	晴雯之死	一七
三	秦可卿與李執	三七
四	大觀園中之遁世者	五一
五	政治風度的探春	六七
六	平兒與小紅	八一
七	紅樓夢中三烈女	九三
八	賈府的太太奶奶們	一〇九
九	宗法家庭的寶塔頂——賈母	一二五
一〇	劉老老是丑角嗎	一四三
一一	王熙鳳論	一五五

一二	賈府的老爺少爺們·····	一七一
一三	奴僕們的形像·····	一九五
一四	史湘雲論·····	二一五
一五	薛寶釵論·····	二二九
一六	林黛玉的戀愛·····	二五三
一七	黛玉之死·····	二七一
一八	賈寶玉的直感生活·····	二八七
一九	賈寶玉的逃亡·····	三〇九

(一) 花襲人論

金屋繡榻錦衣玉食的賈寶玉，實際上是被困在精神牢獄之中。禮教的高壓，情網的纏陷，使得他如果不發瘋，不自殺，便祇有逃亡——「出家」這一條路。

寶玉的父親是一個正統的士大夫，要他讀書應考，規行矩步，繼業揚名；而他自己却偏是輕視禮教，鄙薄功名，泛愛女性，傾向虛無，一腔的叛逆意識。所以他在人生的理解上和環境是極端背馳的。從感情關係上說，他做了兩種性格的女性——林黛玉和薛寶釵爭奪戰的目標。因此他經常是理智眩惑，意志動搖，情感分裂的。

紅樓夢是中國最能理解婦女悲劇性的書；也再沒有誰能和這位作者一樣，創造

？

得出那麼多的婦女典型。在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之中，作者又特意鑄成了兩種標準性格：一是正統派的功利主義者，薛寶釵爲代表；一是反正統派的情感主義者，林黛玉爲代表。前者是政治性的，後者是藝術性的；前者是爭取現實的，後者是發展性靈的。從一般社會法則來看，前者應當是成功的，而後者必歸失敗。但作者曹雪芹却深深看透在他所處的社會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運；試看全書中那麼多的婦女，有幾個不是爲煩惱所折磨而歸於悲慘的結局？所以似乎是精神上勝利的黛玉固然是失望而死，似乎現實上成功的寶釵也只爭到了一個活不得死不得的地位。這樣，才完成了這一部封建時代婦女生活寫實的大悲劇。

在作者曹雪芹筆下所刻畫的女性，幾乎每一個都很成功，而用力最大的要算是林黛玉薛寶釵和王熙鳳。他以十分鄭重的態度寫寶釵，以十分艱苦的心理寫黛玉，以十分生動的情調寫鳳姐。對於寶釵和黛玉覺得還寫得不夠，便再加上寶玉身邊兩個重要的丫鬚：以極細膩的筆法寫襲人，以極明朗的調子寫晴雯。

從前的紅學家常提出所謂「影身」問題。這或者不免有牽強之處；但若說他眼中所看到的女性有些個和寶釵一個類型，有些個和黛玉一個類型，是可以的。譬如

晴雯，齡官，芳官，五兒等，確有某些地方與黛玉相近；而襲人爲人的作風類似寶釵。作者要使讀者從襲人更認識寶釵，從晴雯更理解黛玉；同時對襲人與晴雯本身的個性之獨立，故事之完整，仍毫無妨害；這不能不佩服作者手法之高明。試問紅樓夢的讀者哪一個心上不活生生地存在着一個「賢襲人」和一個「勇晴雯」呢？多少的老爺少爺們在豔羨着襲人那樣一個侍妾，同時多少婦女們爲抱屈而死的晴雯義忿不平！襲人與晴雯是隨着寶釵黛玉同垂不朽了。

二

寶玉的姪輩賈芸初次走進寶玉房內，看見一個大丫鬢給他倒茶，「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這便也是我們眼中的襲人了。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作者在第三回介紹她說——

……原來這襲人也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她本姓花，又曾見前人詩句

有「花氣襲人知晝暖」之句，遂同明賈母，卽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服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格乖僻，每每規勸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

使人不免感覺到有些刺戟性的就是這位姑娘的尊名；我們也和賈政感覺一樣，寶玉爲她起這一個名字真是太「刁鑽古怪」了。由此「擁林反薛派」的紅學家便給她註上「掩旗息鼓，攻人於不意者曰襲」。另有人說襲人是「龍衣人」，寶玉是指清帝的玉璽，襲人象徵着包玉璽的那塊印包袱，所以她終於嫁給象徵玉璽匣子的蔣玉函。這種解釋，確能看到作者所常採用的象徵作風，在這裏對這一類的問題姑勿推論。不過寶玉在紅塵生活中朝夜不離關係最密的既不是賈母王夫人，也不是黛玉與寶釵而是襲人；取了這樣一個名字，也許是作者有意暗示出這位「溫柔和順」「似桂如蘭」的姑娘具有攻人的戰略和包圍寶玉的特質吧？然而我以爲襲人的第一個特質仍應當是對寶玉忠實這一點，不容抹煞；試看寶玉的吃飯喝茶穿衣蓋被哪一件不是靠她細心服侍？寶玉出外回來稍晚一點，她不是倚門而望，便是到處尋找；

寶玉的面色神氣略有變異，她就先覺察得到；寶玉那塊「命根」的通靈寶玉以及寶玉所有所用的任何東西她都非常細心地保護着經營着，她無時無處不爲她的主人耽着心，生怕他有任何一絲一毫的煩惱與災難。第六回上她與寶玉發生了特殊關係以後，她就「待寶玉越發盡責」，不但使得賈母王夫人鳳姐相信她，別人都喜歡她，寶玉絕對離不開她，即是旁觀地位的讀者，也都會感到這位姑娘的確是很可愛的啊！

實際上襲人也是很可憐的。在大觀園的爭奪戰中，她的地位夠不上一方面軍，她不能妄想着也得到黛玉寶釵的戰果。她的哥哥花自芳，雖然家道似乎還過得去，但賈府對丫頭們「開恩」使她父母贖身領回的實例並不多，而一般的可能是「配小廝」或「交官媒婆」。若有了錯失，輕一點的，如茜雪爲了打翻了茶杯而被「攆出去」；情節重的金釧司棋都遭橫死。所以襲人被給與了寶玉，已經是獲得最有希望却又是最被妒忌的地位，她最理想的命運便只有能進而完成了寶玉姨奶奶的境界。然而這又談何容易呢？首先寶玉本人是少強有力者共同爭奪的目標；其次，賈母，王夫人，鳳姐，層層上峯，哪那麼容易一關一關地通過？第三，在怡紅院中，

忠心於寶玉，又長得模樣兒出衆的也還有別人與自己的機會差不多。至於寶玉本人呢，以能伺候平兒一回爲榮幸，見到鴛鴦的粉頸就要口紅吃，和金釧兒情形曖昧，要求彩霞也對他好些，等等等等，還不用說。關於這些，在黛玉和寶釵心上，也都不是不成問題；然而其重量比襲人究竟輕得多了。如果襲人竟是小紅一流，一看根本沒有希望了，便轉移目標，向着賈芸而去，也倒死了心。若是竟和晴雯一樣的任性任情，不計成敗，也可以少傷點腦筋；無奈她生來精細，又是最懂得人情世故的；她祇得一千個小心，一萬種涵養，事事求其妥貼，人人求其和好；若不如此，關係複雜形勢危險的大觀園中是住不下去的。

三

深心的襲人爲了爭取成功，她不能不戰鬥。不過她的戰鬥的確是從來沒有金鼓殺伐之音的。如果她是一個現代的青年政治家，也許會私自訂下「把握對象，爭取上層，團結友軍，排擊勁敵」這樣四條大政綱，依計而行。不過這一位聰明美麗而並不識字的丫鬢却也並不弱；她的一切行動都能合乎這種法則。在她第一件重要的

工作當然是怎樣抓住寶玉的心。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一節中作者敘述襲人想到「寶玉性格異常……任情恣性，最不喜正務，每欲諫勸，恐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規箴」，於是故意對寶玉說她家裏要明年贖她回去，入情入理地說出許多必然可以獲得出去的理由，說得寶玉信以為真，淚流滿面；這才又委委婉婉地提出「果然留我，我自自然不去」的道理。——

……襲人笑道：「……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頸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哪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三兩件，就是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得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能，假喜也能，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

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做出個喜願讀書的樣子來……而且面前背後，說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寶玉笑道：「再不說了……」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弄脂粉——還更有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改！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

襲人姑娘果然是善於擒縱的。她對寶玉總想「動之以感情。責之以大義」「降服其心」。二十一回「俊襲人矯囑箴寶玉」記載史湘雲到賈府來了，和黛玉同住，寶玉便被她們吸引得儘往那屋裏跑；襲人去找，只見史湘雲替他梳辮髮，不免「又動了真氣」。回來以後，便對寶玉說：「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於是兩個人嘔了一天一夜的氣。直到第二天早晨寶玉才又來遷就她，襲人便索性不採他。果然寶玉被激得表示決心了，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話，就同這玉簪一樣。」一場小小的神經戰，這樣才告一結束。

然而寶玉的心是不是真容易降伏的呢？寶釵湘雲勸他學習應酬庶務，他曾很不客氣地給她釘子碰。而且寶玉意識中具有極強烈的危險思想；有一次和襲人嘔了氣，他竟模仿了莊子的筆調寫出這樣可怕的話來——

「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逐其穴，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寶玉既經可以悟到自己在釵玉花麝的羅穴之中，便有忽然突圍而走的可能；專用大道理去壓制他，反倒很危險。所以襲人遇到許多特殊場合，只得使用柔順的苦情來對待。李嬈嬈兩次罵她，她忍受；寶玉把她的汗巾送了唱戲的蔣玉函，她不多加責怪；寶玉和黛玉嘔氣砸玉，她只陪着哭；晴雯發脾氣，大撕其扇子，一句不問。有一次寶玉爲了癡看齡官畫蔞淋了一身雨，跑回怡紅院，竟把襲人當作小丫頭踢一脚；踢傷了，吐血；使襲人把自己平日「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

流下淚來」；可是她不但埋怨寶玉，反力勸他不可聲張，以免驚動別人。像這樣委曲求全的感化主義真可算是難能可貴到了極點罷？爲了什麼？祇爲了把握住寶玉的心！

四

襲人深深知道專把握着寶玉一個人仍不能獲到全勝，她還須要努力爭取上層。我們祇看賈母和鳳姐乃至於薛姨媽總是稱贊襲人好，就可以想見她平素是如何博得她們的信賴與歡心。有一次王夫人和鳳姐談到了頭們的月例銀子的問題——

……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份都從我的份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這麼着！那孩子模樣兒自然不用說；只是她那行事

見人大方，說話兒的和氣裏頭帶着剛硬要強，倒實在難得的。『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裏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還強十倍呢。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夠得她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

原來襲人姑娘的真「好處」，只有王夫人才特別知道，而且竟感激到含着眼淚呢！

從此開始，襲人便被規定了身份。後來襲人母親死了，必須回家守喪，臨行時鳳姐派人派車照護，竟完全是對姨奶奶的架勢了。但襲人爲什麼能使王夫人感動得含淚呢？寶玉由於金釧投井和私交蔣玉函的問題挨了父親一頓苦打之後，王夫人把襲人叫來問話——

……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是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了怪

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二爺後來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

寶玉究竟會和誰「作了怪」，只有襲人自己最能知道罷？但林薛二人就此被檢舉出來了。而後來徒擠了個「虛名兒」的晴雯以及芳官等之被攆出去，都不能不說是受了她這回的影響。看了她這番說話，真是所謂「其慮患也深，其操心也危」；仔細想來，真不免叫人感到陰森可怕；「賢慧」「柔順」的人就是這樣斷送別人的！

從她這一回的襲擊，便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襲人獨對孤燈的心事之中還有一宗，便是釵黛之爭究竟勝利屬誰的問題。黛玉的「小性兒」是太難對付了；從各方面觀察起來，寶釵既洽與情，又容易合作，所以牠只有擁薛。此外，對於第一個握有政權最能影響鳳姐又得人愛戴的丫鬟平兒，第一個受人尊重又能影響賈母的丫鬟鴛鴦，她是一向深相結納的。至於其餘的各方面，除了寶玉奶媽李嬖嬖罵她是「妖狐」使她無法拉攏之外，竟找不出任何一個人對襲人說出一句不好的話。

五

寶玉出家以後，襲人本想一死，但怕對不起賈府。回家之後，想死在家裏，又怕對不起哥哥；由於這樣的苦衷，她只好嫁了戲子蔣玉函。嫁了之後，才知道丈夫對她很好，自然也不應當辜負了他；結果就這樣過活下去。這樣的結局，顯然是給這位賢淑圓通的姑娘以難堪的諷刺了。這是高鶚所續後四十回的文字，而非曹雪芹原著所及。前八十回中的襲人傳記並沒有貶斥的明文，祇不過是細膩曲折入情入理